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劍俠奇中奇全傳 第十回 常公子邀友游湖

話說郝鸞與常柳二生，送了吳公回進城中，他三人朝夕不離。一日柳緒道：「老伯去半月有餘，府中事卻料理明白，欲與郝兄一飲。」常讓道：「郝兄到此二月餘，尚未游過西湖，明日小弟作東，請郝兄到湖心亭，一者避那厭物，二者盡我們興，豈不美哉。」二人來約郝鸞，郝鸞道：「愚兄遵命，明日賢弟先在湖心亭等我，我隨後來。」正說之間，忽見家人來報，郝鸞心中一驚，常柳便往後走。家人說：「不是史相公，是那開及店姓陳的。」郝鸞道：「快請他進來。」對常柳道：「這姓陳的甚有義氣，明日可約同游西湖。」這陳雷見郝鸞豪氣之人，吳公在府不敢引見，暗地往來幾次。今見吳公遠征，故來相望。郝鸞請他進廳，常柳二人見他生得兇惡，吃了一驚。陳雷道：「少來問候，兄長恕罪。」陳雷又問：「此位是誰？」郝鸞一一說了。陳雷道：「乃兩位公子，小弟失敬。」二人見禮已畢，郝鸞道：「明日常柳二賢弟請我游湖，賢弟若閒同去。」陳雷道：「小弟山野之夫，怎陪二位公子？」常柳二人道：「陳兄乃當世英雄，小弟們乃聖儒，郝兄每稱陳兄義俠。正敘話間，今勞駕臨，天賜奇逢。」陳雷道：「公子不棄，小弟領教。」郝鸞吩咐辦席，四人暢飲，黃昏方散。次日，常讓叫了船隻，著人悄悄的去請陳雷，先登舟到湖心亭，叫店家備酒席，等候郝鸞。再說郝鸞在家，料理些家務，與夫人言明，叫家人出城來叫了一隻船，往湖心亭來。只見途中遊人不絕，杭州西湖天下第一勝景，正想問對面來一隻小船，中艙坐一人，面前擺列肴饌，一個大碗，一壺酒，獨自暢飲。郝鸞定睛一看，吃了一驚，你道那人怎生打扮？

相貌希奇，眉中長帶殺氣。胸藏俠義，腹中單愛英雄。兔眼金睛，光尤閃爍，行黑暗如同白晝。鶴膝猿背，走路快如風輪。濟困扶危，所伏者雞鳴狗盜，除奸除惡。不讓那聶政吉諸。

獨坐艙中，如馬踞籜，眉目似兇神。只因奸黨迷真主，降下台垣地賊星。

郝鸞見那人生得奇形怪狀，滿面殺氣，兩眼如棗。那人看見郝鸞，生得面如重棗，兩道濃眉。兩人對看，眼睛轉也不轉，不覺兩船擦過。郝鸞見那人生得異相，便叫梢公與我把船搖回，意欲趕上那人細看一番。那船亦搖轉來，那人立在船頭上，郝鸞亦出艙，站在外面，對面擦過，離了半里，郝鸞道：「還到湖心亭。」梢公道：「相公如何作戲？」郝鸞道：「我多與你幾分銀子。梢公將船搖往湖心亭，那船亦搖來，郝鸞想那船上漢子，生得如此異相，必是英雄之士。想了一會，司馬傲東帖言，若要救孫佩，必得異奇人。叫我離開封府往浙，吳字莫不是口天？如今已應信。卻何舟中，巧遇異奇人，莫非應在此人。正想之間，聽那船上的梢公：「進祿：官往那裡？」進祿見有人叫，他抬起頭來一看，是張大哥，我同大爺往湖心亭。郝鸞問進祿：「那個船家你認得？」進祿道：「他上年曾在府中。」郝鸞道：「站在船頭的，你可認得？」進祿道：「認不得。」郝鸞也就罷了，想起心事，鮑剛不知去向，孫佩又在寺中。不覺已到湖心亭，郝鸞只得上岸。那常讓三人起身來迎說：「小弟們等候許久。」郝鸞道：「有事來遲。」眾人上了亭子坐下，小二擺上酒席，四人暢飲不說。

再敘那舟中過遇之人，乃六合城人氏，姓馬名俊字與昌，綽號電光目。因他會飛牆走壁，世人多叫他玉蝴蝶。父母雙亡，遺下產業，怎當他結交天下好漢，不日竟一貧如洗。忽一日來了一位道人，對馬俊說：「貧道傳你法術，偷大戶不義之財，一來與壯士苟且度日，二來可以濟貧，不知壯士可否？」馬俊道：「蒙大師指示，敢不從命。」道人遂將法術傳馬俊，馬俊拜謝，道人去了。當夜馬俊試了，不費力得了銀兩，周濟貧人。

今日無事，催了船到湖心亭來，才見郝鸞，心內想了一番，那人必非杭州人，他兩眼看我，可惜未問他一言。遂問梢公說：「方才說話小使，是誰家的？」梢公道：「就是前月奉旨征海寇吳老爺府中的。」馬俊道：「那紅臉人，是府中何人？」梢公道：「吳老爺外甥，此人有名望。他父曾做值殿將軍，父母雙亡，揮金如土，將家傾了。姓郝名鸞，字跨鳳，世人稱他孟嘗君，係洛陽人，文武全才。來到此處，本城的好漢盡去請教。」

馬俊想了想說：「常聞朋友說，洛陽郝鸞，是個好漢。今日相逢，果然。不免今晚三更前去會他，他方知我有手段。」把了船錢上岸去了。

再說史通，因劉棟許久不回，此刻還未來，史通悶了，一人走出，到柳洪門首問：「你家相公那裡去了？」門公道：「常相公請去。」史通又跑到常家門首問：「柳相公來否？」門公道：「未來。」史通不信，四處尋了，想定到吳府了。又到吳府來，不問門公，竟自進花園，東張西望，無一個人影，坐在書房牀上，不覺困倦睡著了。且說小姐貼身丫頭叫秋香，至園中見一後生酣睡，想道：「常姑爺到西湖遊玩，為何在此睡下？細一觀面貌不差。想姑娘過門，定把我陪送，姑爺生得風流，若侍奴為側室，不負人生一世。今且無人，不免進去。」但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。